那一滴泪

刘荒田(美国)

汕头的"头

蒋子龙

汕头,是一个怎样的"头"?

粤东多水, 韩、溶、练三江, 浩浩荡荡 在汕头交汇入海。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捕渔 业就发达, 史载8000年前, 古人类使用一种 "细小的石器,在此捕捞海产为生"。随后发 明网,"汕"字的古解:"罺谓之汕",即今天 的抄网,将鱼一抄而得。随着年深日久,潮 涨潮落,不仅冲积成粤东最大的肥沃平原, 还在滨海之处积聚成一道道龙形沙堤。沙堤 濒海的顶端便谓之"汕头"。

形成城市后,被汕头湾分为南北两半, 状如一双厚实的巨掌捧着一湾碧水。这双巨 掌面对的就是浩瀚无垠的南海。于是, 汕头 便成为华南要冲, 闽粤咽喉, 屏障内陆, 襟 漳带潮,络百粤,联七闽,纳海天于寸眸, 拳番夷于一掌。自宋后全国唯一的海岛总兵 府,就设在汕头的南澳岛。汕头成为郑成功 东征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重要基地, 也是 他一生辉煌的发祥地。

地域上的"头",成就了汕头的历史,使 它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 是航线上的望 山, 也是海舶的补给站。络绎往来的海舶带 动着繁荣的贸易,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于是,汕头便无法不成为"楼船万国""百载 商埠",仅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就多达4478 艘,总吨位675万吨,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天文 数字了。所以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 美天津条约》,精明的美国人盯着的就是汕 头,要求增开其为通商口岸。后来恩格斯在 谈到闭关锁国的大清朝时,称"汕头是唯一 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可见一百多年前,汕 头已初见国际城市的气象。

如今, 汕头已发展成为珠三角和海峡两 岸的重要连接点,是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 重要节点,成为亚太地缘大门,成就了汕头向 海而生、因港而立的传奇。尽管有粤东最大的 平原,汕头海洋功能区域的工作面积,竟是陆 地面积的5倍之多。汕头湾可供开发的港口 103处,南澳岛则有7处可开发的深水港…… 很难想象,国内还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的天 然海域优势——这就是"头"的优势。

生命起源于海洋,人类文明得益于海 洋, 前无碍物眼界高, 人们面对大海, 总是 视野开阔。而人的眼界有多大,世界就有多 大,汕头人下南洋、走港台,似乎比山东人 闯关东还便当, 也更成气候。一二百多年间 源源不断,或"千里走单骑",或三五成群, 终致浩浩荡荡, 蔚为大观, 演变成一种民 风、民俗,几近家家都有"海外关系"。

因此, 汕头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口岸之 一,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凡有海水处就有华



侨,有华侨处就有潮汕人"。汕头也自称是 "因侨而兴的城市"。任何人只要走进"侨批 文物馆",都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各式各 样、数以万件、几十万件的侨批,记录和见 证了汕头人深厚而庞大的亲缘网系。所谓 "侨批",就是"银信合一"的一张纸,既是 信,又是汇票,家人凭侨批就可以领到钱, 从无差错。岭南学界大师饶宗颐,将这种极 为奇特而珍贵的侨批赞为"海邦剩馥,侨史

华侨在海外自然有穷有富,穷的给人做 苦力,在街头摆个卦摊,测字算命,或给人 理发……但无论在海外多么难,都要给家里 寄钱,最少只寄"莺银三大元"。下南洋落脚 印尼的陈君瑞,在给家里的侨批上写了个大 大的"难"字,旁边还用小字附了一首诗: "迢迢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 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而那些发了财的华侨,都把钱寄往家 乡,建宅院,做善事,如在港澳和泰国发了 财的陈慈簧的故居, 其规模之浩大,设计之独 特,建筑之精美,令今人叹为观止。家乡遭灾, 华侨捐款捐米,清政府还制定法规,为捐献多 的侨胞授勋封爵。潮汕铁路,就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运营的铁路。

人为地养, 地以人名。且看汕头的 "头",如何在文化上也"出头、领头和高人 一头"。汕头人蔡楚生,一生执导电影30多 部,1934年自编自导《渔光曲》,是中国第一 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其《南海潮》《迷途 的羔羊》以及与郑君里合导的《一江春水向 东流》等影片,皆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 的作品,被誉为现实主义电影奠基人、进步 电影的先驱,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在世界评 选出的最优秀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他是唯 一的中国人,被称为"世界级电影宗师"。

与蔡楚生同期活跃于影坛的汕头导演郑 正秋、曾名满天下的电影《桃李劫》主演陈 波儿,也都是大名鼎鼎、载入史册的人物。 独树一帜的散文大家秦牧,创造了"智性文 体", 著述丰厚, 曾有"南秦北杨"一说, 成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巨匠……

——并非是近代汕头人才情大爆发,虽 地处"省尾国角",自宋代有记载起,汕头进 士出身的清官名单是一长串,到明、清两 代,还出过不止一两个的文状元、武状元。 光绪十五年的进士丘逢甲, 祖籍潮汕却出生 于台湾,14岁应童子试,获全台湾第一名, 被同是潮汕人的福建巡抚丁日昌赞为"奇 童",并赠"东宁才子"印。金榜题名后钦点 工部主事,他却无意仕途,辞官回台,养士 讲学,被聘为台湾府多家书院的主讲。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预见日寇必侵台, 以"抗倭守土"为旗帜,创办义军,变卖家 产充作军费。1895年5月日本发动侵台战争, 丘逢甲率义军血战20余昼夜,杀敌无数,终 因兵力相差悬殊, 饷绝弹尽, 死伤过重, 不 得不离台内渡。他椎心泣血,仰天浩叹:"风 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 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可比文天祥的 "零丁洋里叹零丁",有大才,也有烈性,文 武兼备。丘逢甲定居原籍后,将自己房舍取 名"念台精舍",为其子丘琮取别号"念 台"。后出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临终时留下

遗言: "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许多年 之后,在台湾而不能回乡的于右任老先生, 想必熟知丘逢甲,临终也有一叹:"葬我于高 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 能忘!"可算是隔空与丘逢甲唱和。

丘逢甲所代表的汕头风骨和气脉,一直 延续下来,1965年"八六海战"的英雄轮机 兵麦贤得, 弹片插进他的右额叶后又洞穿左 额叶, 脑浆外溢, 血流如注, 数度昏迷。当 他再一次被炮声震醒后,竟不顾死活地向前 爬,眼睛被脑浆和鲜血糊住,仍摸索着从前 机舱爬到后机舱,钻过了一个个常人在炮火 连天、剧烈振荡中也难以穿越的小舱洞,检 查停转的轮机。在几十条管路和数千颗螺丝 中,摸出一个松动的螺丝,用扳手拧紧。然 后用身体顶住移位的变压箱,双手压住杠 杆,使损坏的推进器复原,恢复战艇主机运 转,保证了战艇安全,直到3个小时后战斗结 束,他才踏踏实实地完全昏迷不醒,创造了海 战的奇迹,也创造了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奇迹。

这就是汕头人,从他身上是不是看到了 丘逢甲的血性? 他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家喻户 晓。如今麦贤得已70多岁,儿女双全,家庭 幸福。英雄如此,即便是普通的汕头人,也 有非同一般的故事。

纪耀宏,一个精壮的青年人,开了一个 家具店,1992年与隔壁商店的老板发生纠 纷,出手致人重伤,被判刑5年零6个月。刑 满从监狱出来后,四处求职无门,开摩托车 拉客,同行散布他的底细后,无人敢坐他的 车。到建筑工地干苦力,包工头知道他的经 历后也不再要他……幸好他所在的龙湖区的 区委书记明通豁朗,支持他和另外5个命运相 同的朋友, 创建了鸿泰搬运队, 其中三人是 刑满释放者。

20多年过去了,鸿泰搬运队因服务安全 牢靠、效率高,竟创出了自己的牌子,业务 应接不暇,并建起了自己的三层办公楼。现 在的搬运队有本地员工800多人,其中近300 人是刑释解教者,每年都要安置刑释人员50 多个,可以说来一个安置一个。只要进了鸿 泰,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零。他们忙忙碌碌, 身形朗健, 谈吐自信, 一个个证明自己不是 社会和家庭的累赘, 而是能够养家和有益于 社会的干将。搬运队的规章制度很有一些令 人意想不到的高妙之处, 其着重点在灵魂的

——有关汕头的"头"的故事还有很 多,譬如汕头为什么会成为潮汕文化的发源 地和兴盛之地? 为什么被称为"海滨邹鲁"? 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此文到此打住。

那一滴泪落在距今40余年的 1980年7月5日。那一天早上,两 个家庭——我一家四口和二姨妹的新 婚丈夫,从香港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客 机,取道日本,抵达旧金山。就此, 开始了移民的下半生。车进旧金山 市,到了滨海的利治文区,停在第六 街一栋双层住宅前。这里的地下,住 着岳父母和最小的三姨妹,他们是老 金山。二楼住着先一年和我们一样从 国内来的内兄一家。二姨妹和丈夫也 有了住处——车库改建的小单位,位

放下行李,和各人见面,尽完礼 数,到了午饭时间。岳父为此制定了 菜单,可见洗尘的郑重。饭后,我依 然清醒非常, 时差从来没领教过, 听 说也是第一次。一切是如此新鲜,刺 激,兴奋还兴奋不过来呢!而况年富 力强,一二十个小时的跨洋之旅不算 什么。

于住宅大门的一侧。

一桩事老记挂着,必须马上办。 我对第一次见到的岳父大人期期艾艾 地说:"要给家里写信。"岳父说: "应该的,越快越好。"他进卧室,拿 了一封邮简,一支圆珠笔,交给我, 吩咐:"你去那里,关上门写。"他指 了指大门旁边的小屋子。是的,这里 太吵,我的两个孩子、内兄两个孩 子,年龄相仿,在乡间时一起玩,一 年多不见,格外欢喜,闹成一片。妻 子和她妈妈谈话,母女在家乡一别至 此18个年头。

我走进小屋,里面无人。桌上摊 开邮简。不必贴邮票,比平信便宜两 毛钱的邮简, 信纸和信封一体, 蓝中 泛绿,带类似香皂的淡香。在国内 时,接到这种邮简多封,都是岳父寄 来的,那洋味越过万里大洋竟没消 散。邮简引发的感慨,一如后来在唐 人街的邮局,第一次看到一位同胞填 汇款单,掏出钞票,寄回家乡。教家 乡亲人望穿秋水的东西——信和钱, 源头都在这里。

我开始动笔。"亲爱的父亲,母 亲,弟弟,妹妹们:"刹那间,强烈 无比的伤感袭来,难以自持,把笔放 下,双手抱住越垂越低的头。向皇天 后土发誓, 如要我解释为何而哭, 连 一条站得住脚的理由也没有。不是偷 渡客,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不愁没人 照应,解决一家吃住毫无困难。下一 步才是找工作,租房子。与这一幕相 同的,是20年前,12岁,考进县城 的中学当寄宿生。学校住下的第一 天,我也是这样偷偷哭泣的。对照之 后,理清头绪:为想家而哭。乡愁是 本能,理性无从管辖。尽情哭吧!趁 旁边没人。

极轻微的"啪"一声,一滴泪落 在邮简上,正好位于第一行字下方。 邮简可能是油光纸做的,格外光滑, 水滴在纸面不易被吸收。清澈、浑圆 的一滴。我惊奇地凝睇,把它比作莲 叶上的露珠, 却记起苏东坡的《百步 洪》,以"飞电过隙珠翻荷"比拟水 波的冲泻,极言荷上水珠滑动之快, 这一颗却纹丝不动,并不贴切。

要继续写,须把它弄掉。然而, 手没动,不是舍不得,而是预见到, 即使抹去,它也不会立刻变干,反而 洇湿一小片,下笔更难。除非有吸墨 纸。怎么办?静默十来分钟,待情绪 平复。院子里的喧闹声挤入。再过一 会,儿子就要来敲门。

只好让笔尖绕道。空下两行,继 续写,尽是教人看了雀跃的好事儿。

"岳父母的家,像省城的宾馆一 样漂亮""65美元已从香港寄出,你 们收到以后,请用来拜祭祖先""我 们很好,两个孩子很乖,他们很快就 适应" ……

信写完,那一滴泪还没干透。 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邮简放到五斗 橱顶部, 让小孩子够不着。两个 小时以后,拿起一看。泪痕成为原 点,色近墨汁,细心的读信者可猜 出,这是眼泪。

32岁的新移民,在异国的第一 滴泪,是永恒的乡愁所化。



蓦然抬头,眼前一片空旷。昨天 还笼罩在头顶的树, 今早却齐茬茬地 成了碗口粗的树桩,一律棕黑色,若 一只只巨形的手伸向天空, 仿佛想要 抓住什么似的。

这些树是河西长廊边的柳树,这些 成型成行的柳树,都有10年以上的树龄 了,它们精壮旺盛,以它们的柔美与飘 逸,装点着一座小城的婀娜和风韵。

只是,到了冬天,寒风起,霜叶摧, 娇柔的柳树往往经不起这霜寒的摧残, 柳叶一片片凋零,如被追赶的蝴蝶,空 留一树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一 地黄叶和断枝,常令我怜惜和哀叹。

而今天,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 晨,我又看到了这些树,它们是昨日 的树, 却又已不再是昨日的树, 它们 干净而坚挺, 傲岸挺立, 像一队一队 的士兵,站立在河西长廊,又像是小 城的守卫者,气字昂扬,姿态威武。 它们似乎都以壮士扼腕的豪情走向新 生,以另外一种壮美的姿态呈现在小 城人的面前。而这样的树,积蓄一冬 的力量和营养,在来年,应该是更加 葱茏和优美的。

有时候觉得人也跟树一样,需要 清理和修剪。在生命的成长中, 我们 在不断地汲取营养,不断地长粗长 壮,而在这同时,也会长出一些旁枝 和废枝,我们可能会做错一些事,说 错一些话, 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如 果每一年的冬天,我们也能像树一样 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身心进行一次整理 和清理,让自己的优点继续发扬光 大,努力地让自己的缺点从生命中去 除,在来年,以一种健康而饱满的姿 态重新生长,那也是一种新生。

儿子今年已经大三了, 转眼就快 大学毕业。在儿子成长的路上, 我没 有少操心,从他呱呱落地,到牙牙学 语,再到上小学,上中学,最终考上 大学,在他20年的生命中,倾注着我 无数的心血。我希望儿子会长成一棵 枝叶葱茏的大树,但更希望他能够成 为一棵冬日的树,在最严寒的季节里 依然能够傲然挺立,不屈地面对生 活, 笑看人生。

在人一生的成长中,会遇到很多 的诱惑和浸染,这要靠孩子明辨是非 的能力和对于不良因素的抵抗力。父 母则是那个啄木鸟和拿着手术刀的医 生,见到孩子身上的坏毛病和坏习惯 要及时摘除,及时纠正,让一棵小树 苗端端正正健健康康地向上成长,不 要长出疖子和瘤子。常言道:"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成器,要比 一棵树艰难得多,而这依赖于家庭的 教育,也依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

正在这时,儿子打来电话,说他和 同学登山去了。我便对他说,冬日爬爬 山,暖和,也可强身健体。你多看看冬 日的树,它们都以什么样的姿态生存 着。儿子说,山上有柏树、松树,都青绿 着,还有很多的树,叶子都已落尽。不 过,一些泡桐树上还挂着奶白色的果 壳,像是倒挂的风铃,挺美。在儿子的 眼里,自然是丰富的,他也确实用自己 的视角看出了自然的生态,但愿他能在 观察自然中悟出生命的真谛。

我在树下慢慢地走着,有一丝新 绿映入我的眼中,那是一株小柳芽,不 知是侥幸留下来的不屈的生命,还是在 严寒中勃发出的新芽,它嫩绿而又鲜 亮,在粗壮的树干中,就像是寒枝中绽 放出的一朵新梅,那样俏皮而可爱,那 样清新而美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 在最严寒的日子里,生命也会爆发出 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而正是它们, 给予我们生活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太阳慢慢地从东方的山头升起, 穿过那一棵一棵的柳树,发出万道金 光。我的身心也渐渐变得温热。冬日 不尽是严寒,它也有阳光普照。我在 阳光的照耀下,继续向前走去。

血缘般相连 的故土

田福雁

昨天夜里,我又梦到了那片土地。那片连绵 起伏布满沟沟坎坎的土地,如同影像一帧帧在眼 前播放。即使在梦里,我仍如见到亲人一般,感 觉它那么亲切。

那是我出生的土地。直到现在,我才意识 到,我和这片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近似血缘 的亲密和连接。

这种亲密和连接,从一出生就确立起来。

我出生在它怀抱里的村庄。村庄背靠大山, 三面环绕着厚实的土地。从家门外不远, 土地就 开始延伸,它舒缓地铺展在每个平坦之处,流畅 地跃动到缓坡之上,然后迈上高处的山坡,伸到 低处的河沟。田间小路像一条条纽带, 把每片土 地连接起来。起伏流动的土地,就这样一直延伸 到远处的山脚下。

我从小就熟悉这片土地。生命之初, 最先感 受到的是黄土的温润,最先闻到的是黄土特有的 气息。第一次呼吸,便和这片土地血脉相通,融 合在一起。我熟悉它的每一处褶皱——那些沟沟 岔岔,那些上梁下坡;熟悉它的每一种味道一 晴天特有的干燥的味道,雨天的土地略带腥气的 味道, 雪天里湿漉漉的味道, 春天新绿的味道和 秋天五谷成熟的味道,那是我与生俱来的亲切和

我的根扎在土地里,像这片土地上的植物, 在它的滋养下生长,感受它四季的生机和美丽。

小时候,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最平 常的存在,春种秋收,周而复始。从没想过,除 了供给生活之外,这片土地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 这里的乡亲来说、对我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爷爷一生在土地上劳作, 几年前去世。家里 人后来告诉我,95岁的爷爷虽然已干不了繁重的 农活,但去世前几天,他还迈着缓慢的步子,一 个人到附近的地里转转。那时播种完的大地上刚 下过一场春雨, 爷爷回来后说, 小苗差不多都出 来了。爷爷这是最后去看一眼劳作了一辈子的土 地。这片土地上不知留下他多少脚印,渗透了他 多少汗水、心血和辛劳,承载着他多少祈望,多 少往事会一一重现啊。每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 事,爷爷一生的故事也写在这片土地上。

像所有乡亲一样,想到自己终将归于这片土 地,爷爷的心应该是踏实的——生于这里,归于 这里,这是乡亲们的一个信念。

对乡亲们来说,这片土地是那么慈爱,它接 受他们, 养育他们, 塑造他们, 最后收纳他们。 土地承载着他们的一生,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 连,几乎是他们的精神图腾,负载着他们的精神 寄托。祖祖辈辈的乡亲都敬重土地,珍爱土地。 最终,他们和土地合为一体,在大地深处化为泥 土,和土地一起开始更广阔的生命轮回。

大地之上,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 息,一辈一辈的乡亲走进土地深处,让这片土地 变得越来越醇厚可亲,与地上的每个人血脉相连。

而我, 离开故土多年, 年龄渐长, 才渐渐意 识到这片土地和我这种血缘般的连接, 意识到它 亲人般的支撑和慰藉。它于我的精神不可或缺。

很多时候, 想家想的不是父母叔伯, 也不是 兄弟姐妹, 而是这片土地。

那年夏末,我回到家乡,走在欣欣向荣的大 地上。蓝天广阔,田野苍茫,庄稼香甜,耳边轻 风不断。土地那么温柔,耐心地倾听我诉说,随 着步履的节拍,步步回应。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 大地上, 谛听它的回响, 感受它输送给我的力 量,还有无尽的爱与慈悲。温暖的涓涓细流,直 抵心灵。这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亲人,是朋友, 是知己,用它爱与温柔的力量,托举起了我。

梦中的土地,如今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祖辈父辈对生活的祈望,正一点点在大地上 变为现实。这片土地,正以它千百年不竭的青春 活力, 为乡亲们铺展开新生活的画卷。

